

老 砲 手

著 幹忠于
圖 栢真 余



戰士生活叢書之十三

老
砲
手

于忠幹著
余真插圖

提起周吉祥

六〇砲兒亮光光，

隨我南北打勝仗；

整訓生產練本領，

練好本領保國防。

部隊從廣西往回來的時候，上級傳達說：「咱們這次回去要參加生產整訓，改編成國防軍啦。」大家一聽勁頭就來了，一路上又唱又笑。那天正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誰在我身後扯開嗓子唱了這麼四句歌子，我一聽這個嗓門就猜出了這是誰唱的。回頭一看，果然就是他。

你道他是誰？原來是我們班長周吉祥，他是我們連裏最好的砲手。這時他正扛着一個砲筒，腰裏圍着五發砲彈，唱得挺起勁。看見我

回頭看他，他不好意思唱了，腫胖胖的大臉一紅，咧開大嘴呵呵地笑起來說：「小子你看啥，聽我自己編的歌子好不好？」

聽他這一唱，我立刻想起前幾天我們班裏討論建立國防軍問題的時候，大家和他開玩笑說：「國防軍都是年青小伙子幹的，周吉祥不能幹啦！」他當時就急的紅了臉說：「誰說我老，老黃忠八十歲還不是一樣上陣打仗，我才四十多歲，早啦，就憑着我這門砲也能再幹他幾年！」

真的，提起周吉祥全連那一個不佩服人家，別看他今年已經四十掛零啦，可是幹起工作來那股生龍活虎的勁兒，連小伙子都跟不上他。行起軍來數他的勁頭大，又喊口號又拉歌子；打仗的時候他總跑在前頭；對待同志更不用提是多麼關心啦，班裏誰要是鬧個病鬧個災兒的，或者是思想上有什麼問題解不開的時候，那他真能不吃飯不睡覺的照顧你，幫助你。常了我們就叫他老大哥，誰知一叫出去全連都跟

着叫起來，於是他就成了我們全連的老大哥。

老大哥也並不是盡是好處。他最大的缺點就是脾氣爆點，嘴也碎，看見一點不對的地方就好嘮嘮叨叨地說一頓，說完了他把大嘴一咧，呵呵一笑也就沒啥了。

有人說：『周吉祥看見煙就來了精神啦！』這不假，周吉祥的煙癮在全連也是最大的一個，連他自己也說：『一時不抽煙，我就覺得渾身沒勁，心裏悶倦，煙一抽到嘴裏精神立刻就來啦！』因此他每個月發下津貼費一個不捨得花，都買煙抽了。行軍不管走的再累，也不管颼風下雨，只要一得空他就捲起一支煙吧吱吧吱抽起來。他的砲筒上老是掛着一束煙葉，老遠一看幌幌悠悠地就知道是他。他自己也知道這個毛病不好，他說：『這是在國民黨隊伍裏養成了的，現在沒法改。』

以前周吉祥的工作雖說積極，可是他經常說：『年歲大啦，革命

成功以後該回家啦！」這一回他又決心幹國防軍，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覺得很奇怪，那天我就找他談起這個問題，開始他不肯談，後來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

二 窮人能有家嗎

周吉祥問我：『你說窮人能有家嗎？』我叫他給問楞了，說：『誰都有家呀！』他搖搖頭說：『不，舊社會的窮人是不能有家。我以前想的都錯啦！』於是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這故事就是他親身的一段經歷。

原來周吉祥是我們在東北第一次消滅八十八師時解放過來的，家在湖南長沙附近的一個鄉下，從小也是受苦的人，他爹種地主趙四爺的地，養活全家，他長大了就幫着爹爹種地。爺兒兩個五更起來摸着黑下地，晚上頂着星星回來，一年到頭紮緊了腰帶過日子，刨開十來個年頭才賺了點錢，買了五畝地，爺兒們只道小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好起來。

忽然那年鬧起瘟疫，爹爹病死了。老頭子臨死前把周吉祥叫到面前說：「我的血汗都在那點地上用盡了，你可千萬把持住它呀！」爹死了，媽哭死哭活的逼他到趙四爺家裏借錢買棺材，趙四爺一口咬定要他的五畝地作押，他也硬着頭皮答應了。這一來可是惹禍上身，趙四爺的錢是有名帶刺的，他借的錢兩年工夫就滾了好幾個個，三年頭上趙四爺把地要過去還不夠。

眼君在家裏沒法活下去，周吉祥把娘交給兄弟周迎祥，自己跑到重慶去做小工，臨走時他含着眼淚對娘說：「我出去掙了錢捎家來養活你老人家。」

舊社會就是狼走遍天下吃肉，窮人到哪裏也沒有活路。周吉祥在重慶做了不到三個月的小工，就被國民黨抓去當兵，發到蘇區去打紅軍（當時國民黨正發動第五次圍剿）。當時他雖然有些害怕，可是跑又跑不了，只得硬着頭皮幹，打完紅軍回來接着就是抗戰開始，他從

第一師編到第廿三軍，以後參加了游擊隊，又從游擊隊編到七十一軍。

開頭他還怪戀家的，總想找個機會跑回家去，可是呆了幾年呆慣了，覺得幹這個軍隊也怪舒服的。名義上雖說是打鬼子，實際上却是聞到鬼子的味就跑，到了地方就逼着老百姓弄好吃的。人這一輩子主要的是吃吃喝喝，在這裏起碼是甯愁吃穿，衣服來了，飯來了，只不過自己動動手張張嘴就成。有了錢的時候還可以推推牌九，嫖嫖一破鞋，再不然來幾個煙泡抽抽大煙，雖然時常挨打受氣，可是也沒辦法，背後罵幾聲就算了。就這樣一混十幾年，也不想升官發財，雖然他能打一手漂亮的砲，可是他不正心打，到了戰場上就往壕溝裏一蹲。

抗戰勝利的時候，國民黨軍隊最初想把卅五歲以上當兵的送走，後來內戰打得厲害了，抓兵一時還來不及，就把他又留下來，從上海裝上美國兵艦運到東北去。

三 換換腦袋瓜

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在殲滅八十八師的戰場上周吉祥從烟火裏爬出來當了俘虜。

他心裏直叨咕說：『完了，完了，一準不是扒皮就是活埋。』因為他不止一次的聽當官的講，被八路軍抓到只有這兩個死法。可是他沒死，他和一羣俘虜踏着咕唧咕唧化了雪的泥路，被押送到車站，又坐上火車到了齊齊哈爾，原來是把他們送到這裏來受訓的。

『訓吧，』周吉祥心想：『不殺就行，我就不信你們能把我的腦筋翻個個兒！』

很快他們就開始學習了。生活真是緊張的要命，清早天不亮就爬起來跑步上操，吃完了飯就上課，下午又討論，晚上又是什麼開會呀

，檢討呀，簡直每天連拉屎的空都找不出來。吃的呢，頓頓離不了高粱米，端起碗來一看肚子就飽了。每天吃得他的肚子裏咕咕嚕嚕直叫，他想起在國民黨那邊那個逍遙自在的生活時，心裏就罵娘。

住了幾天，生活多少習慣了一點，高粱米也可以將就吃兩碗。可就是怕上課，有一個什麼教員成天講什麼革命啊，共產黨怎麼好，國民黨怎麼壞呀……。周吉祥一聽這些話心裏就翻個，上課時他這個耳朵聽進去，那個耳朵又冒出來，再不然就打瞌睡，他想反正怎麼說也是國民黨好，頭一樣就是吃的好生活舒服，在這裏成天簡直好像蹲監獄。

上課不正心聽，討論會上他就沒有發言權。班裏其他人很快的都學會一套道理，討論會上都是滿口名詞，他還瞧不起人家：「你還不是和我一樣都是抓來的，裝他娘的什麼腔！」

又過了幾天講課的人換了，講的內容也換了。講起舊社會地主怎

樣壓迫佃戶，有錢的怎樣欺侮窮人，周吉祥一聽覺得這還有點意思。人家說『天下老鴉一般黑，那一個地主都壓迫佃戶』，他想來想去覺得說的對，不用說別的，就拿趙四爺來說，全家人都是甩着兩隻手啥活不幹，成天吃香的喝辣的。想起趙四爺他就想起他那五畝地和他爹爹臨死的話，心裏酸溜溜的不是個滋味。在班裏的討論會上，他也把過去的事情講了一下，可是他想還不是講講罷了，反正人家趙四爺現在還一樣的吹鬍子瞪眼，你甭問他怎麼樣！又聽說解放區的老百姓都打倒了地主惡霸分了房子分了地，他還有點不相信說：『那是哄小孩玩的，世界上那有那麼便宜的事。』

上級好像知道他不相信，過了兩天就帶他們到附近鄉下參觀農民翻身的情形。

這時正是春暖開花的時候，黑土都快要從雪裏鑽出來。路上來往的人和車馬很多，有的是到城裏買東西，有的是往地裏送糞，人的臉

上都是喜洋洋的，趕車的長鞭子在空裏一撓一撓的「拍拍」連響，這一片景象他以前簡直都沒看見過，他記得在他們湖南的鄉下向來都是死氣沉沉的，沒有事誰也不敢到外面走走。

他們走進一座二三十戶人家的小莊子，街上打掃得乾乾淨淨，農民都在家裏整理農具準備春耕。村長出來熱情地招待他們，接着又向他們介紹這裏老百姓在共產黨領導下怎樣起來打倒了封建地主，怎樣分了房子分了地，現在的日子又怎樣的好過。講完了就哈哈大笑說：「早先這疙疸叫小鬼子和國民黨壓迫得也是沒法過，現在可不同啦，今年春天咱們政府還借錢叫我們種地哩！」

周吉祥像聽故事一樣的聽完了村長的話，心裏還有點不相信，趁人不注意他便溜進一個小院套裏。一個老頭和他兒子正在院裏選種子，看他去了急忙站起來親熱的說：「坐吧坐吧，同志。」老頭子像見到親人一樣對周吉祥滔滔不絕地說起共產黨怎麼好，民主聯軍（註一

「怎樣好，又說自己過去給地主扛活，出力出汗幹一年還不够吃的，共產黨來了他翻了身分了三垧地和三間房。老頭子越說越高興，領着他去看他分的大紅馬、糧食倉。老頭子又拍着周吉祥的肩膀說：『同志，這都是你們的功勞啊！』」

晚上，周吉祥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過去的事情像電影一樣從他腦子鑽出來，剛一闔眼趙四爺那隻狼一樣的眼就出現在他眼前，耳邊響起爹臨死時說的那句話：『這地是用我們血汗換來的……』住了一會，白天說話的那個老頭又出來了，他哈哈地笑着。又一闔眼，又想起十幾年不見的娘，家裏沒吃沒穿大概早已餓殍殍了，自己這十多年却在國民黨隊伍裏學得那樣下流，只圖吃喝玩樂，連自己的爹娘，自己的仇恨都忘了。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家也是窮人』突的從炕上跳起來，穿上衣服跑到指導員那裏。流着淚表示決心說：『我堅決參加民主聯軍，打到關裏去解放我的家鄉！』」

半個月以後，周吉祥就和很多同志一起坐火車趕到前方去。

四 周吉祥找到家

周吉祥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到班上的那一天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樣。

那天連部通訊員帶他剛跨進小砲班的院子，屋子裏就忽拉一下湧出一群人，拉着他的手把他擁進屋裏去，屁股還沒落炕，就有人遞過一支捲好的煙，正好周吉祥在路上癮了兩天了，他連忙接過去吧吱吧吱抽起來。

他看到這麼多人圍着他，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別人一問話，他馬上就站起來立正，大家急忙把他按下說：「別這樣，咱們部隊不講這一套。」班長是個廿多歲的小伙子，很精幹，他看周吉祥這個拘束的樣子，便說：「大家不要吵，先讓周同志湯湯腳休息一下吧！」他剛

說完，從炕上跳下一個小個子就給周吉祥解腿綁。周吉祥嚇了一跳，想站起來，旁邊伸過好幾隻手把他按住，說：「讓他來給解吧。」襪子剛脫，一盆熱水就端進來。

洗腳時，他已經不像剛才那樣拘束。班長問他是那裏人，多大年紀，怎麼參加了國民黨軍隊，最後又問他缺少什麼東西用。他本想站起來說：「報告班長什麼也不缺。」忽然炕上坐的人都噉的一聲跳起來，這個說：「我還有條新毛巾。」那個說：「我送他一個學習本。」一會工夫他的身邊就堆了一堆東西。他正在暗想這些東西大概要錢，只見班長也從背包下面抖出一件嶄新的白襯衣，送到他的面前說：「給你吧老周，咱們的隊伍就是家，同志們好比親兄弟，有了東西咱們大家勻着使用。」周吉祥說不出心裏是啥滋味，他只知道這是十幾年來第一次有人對他這樣親熱，他想說幾句道謝的話，可是睜眼好像叫什麼卡住了。